

• 理论研究 •

张仲景合方理论研究^{*}

贾春华¹ 王永炎² 黄启福¹ 鲁兆麟¹ 王庆国¹

(1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 100029)

(2 中国中医科学院 北京 100700)

摘要:目的 研究张仲景的合方理论。方法 以文献学、数学的方法,分别探讨张仲景合方的动机与目的、合方的依据、合方的原则,合方中方与方间的“七情”关系,合方的功效,合方“先煎后合”与“先合后煎”之异同。结果 合方动机与目的除获取更好的临床疗效外尚存在信仰和经验的问题;合方的依据是依据证候与病机;合方的原则是增效与减毒,合方中方与方间在比重上起码存在着主辅、对等关系;从方与方间的相互作用来看可能存在着类似中药配伍的“七情”关系;合方的功效将产生相加、协同与拮抗;合方“先煎后合”与“先合后煎”的不同制备方法将影响合方的疗效。结论 合方是方剂发展的另一条路,是方剂研究的一个新的领域,合方能够拓广现有方剂的应用范围。

关键词: 张仲景;合方;理论;证候;病机

中图分类号: R222

Study on prescription combination theory of ZHANG Zhong-jing

JIA Chun-hua¹, WANG Yong-yan², HUANG Qi-fu¹, LU Zhao-lin¹, WANG Qing-guo¹

(1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2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prescription combination theory of ZHANG Zhong-jing. Methods The methodology of philology and mathematics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motivation and purpose, basis and principles of combined prescriptions, the “seven emotions”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scriptions after prescription combination, the effects of combined prescriptions,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wo prescription preparing methods of “combining after decocting” and “decocting after combining”. Results In addition to obtain a better clinical effect, the motivation and purpose of prescription combination were related to the belief and experience. The basis of prescription combination was syndrome manifestations and pathogenesis, and the principles of prescription combination were to potentiating effectiveness and attenuating toxicity. In a combined prescription, there was at least a main-assist or reciprocal relation in proportion between the prescriptions. There might be a relationship similar to “seven emotions” relation in Chinese medicine formulae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rescriptions. The effectiveness of combined prescription showed potentiation, cooperation and antagonism. The preparing methods, such as combining after decocting and decocting after combining, had the influence on the curative effect of a combined prescription. Conclusion The prescription combination is another wa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formulae, and a new field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medicine formulae. The prescription combination broadens the applicative scope of existing prescriptions.

Key words: ZHANG Zhong-jing; prescription combination; theory; syndrome manifestations; pathogenesis

贾春华,男,45岁,医学博士,教授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No.30371723, 30572298)

在张仲景的《伤寒论》中给我们留下了一类特殊的方剂——“合方”。合方是一类特殊方剂,它是由两首已知方剂相合而构成的新方剂,又可以理解为方剂加减变化的特殊形式。其特殊的功效与相合法则,让人难以常规的药物加减来阐述,一系列的“特殊”造成了医家于临床上应用多而于理论上探讨少的局面。张仲景乃合方的创始者,所制合方为后世合方的典范,故欲研究合方必自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始^[1-4]。张仲景的《伤寒论》中保留了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二麻黄一汤、桂枝二越婢一汤、柴胡桂枝汤等诸合方,为我们研究合方理论与临床提供了重要线索。桂枝麻黄各半汤与桂枝二麻黄一汤所用药味完全相同,仅取桂枝汤、麻黄汤比例不同,但证治攸分,足见桂麻合方组合之严谨。非但如此,桂麻合方相合方法存在着“先合后煎”与“先煎后合”二种,内寓剂效关系,并为方剂相合方法指明了两个方向。

1 合方的动机与目的

合方的动机与目的是显而易见的,除欲寻求更好的临床疗效外,难以做出更为恰当的解释。然而仅凭此一点尚难令人信服,因为合方不是解决方证相应以获佳效的唯一途径,其可以走单方加减而不与其他方剂相合的道路,然而仲景并未走单纯药物增损的“单行线”,在走单一药味加减的同时也选择了通过合方的形式以期方证的相应。这不得不令人深思,为什么古人在治病过程中会选择通过合方来进行方剂的加减变化?笔者以为这源于仲景对已有相合方剂的认识与经验。即相合方剂已分别经前人验证,其组方的合理性、疗效的确切性已毋庸置疑,因而萌发出将已经前人验证的两首或两首以上方剂相合则可能更切中病机的意念,若麻桂合方显然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若无对麻黄汤发汗解表的认知、桂枝汤发汗解肌的把握,断然不会有麻桂各半汤、桂枝二麻黄一汤的创立。仲景将已经证实发汗力强的麻黄汤与发汗力较弱的桂枝汤有机相合,以冀使之完成小发、微发其汗的使命,而非通过一、二味药物的增损来实现的原因业已昭然。似可得出这一结论,之所以合方,而不以单纯药味加减,是出自合方者对已知相合方剂的信任,这种信任复源于对已知方剂的经验比随机加减药味的疗效尤为可信或直接。除此以外我们还能找到合方产生的原因吗?笔者以为合方产生的另外原因在于《伤寒论》所确立的“方证”体系。

2 合方的依据

“方从法立,以法统方”的观念在人们的思想中是根深蒂固的,因而治法是组成方剂的根据。然而治法源于辨证,辨证必赖于证候。以“理一法一方一药”体系来看,治法只不过是方剂组成最邻近的依据。缘于合方构成的特点不是重新筛选药物组方,而是将已有方剂相合,即由原来方剂的组成“药药相合”变为合方的“方方相合”。原有方剂的组成、功效、主治、方证病机业已被界定。所以合方的依据除参考治法外,常常会依据先于治法而存在的证候与病机。

2.1 依据证候

所谓依据证候特征来合方,即通过比较临床表现出现证候特征与方证的相同程度来进行合方。此种方法不必拘于症状表现的完全相同,但求其主症的一致即可。若柴胡桂枝汤这首合方的创制,则在于抓住了桂枝汤治疗“发热、微恶寒、支节烦痛”;把握了柴胡汤解治“微呕、心下支结”。因而将小柴胡汤与桂枝汤相合。

2.2 依据病机

所谓依据病机特点来合方,是指通过对临床证候的分析,辨明其证候的病机所在,从而选择针对该证病机的方剂相合。这种方法常应用于主症并非显著,但病机相同或相近的情况下。众所周知,病机的相同,并不代表主症一定相同,如同属血虚,即可表现为头晕耳鸣,亦可出现失眠健忘,可以爪甲无华,又可唇舌淡白,因而但求病机的相同,不求于主症的一致,同样可以成为组成合方的依据,且有着更多的灵活性。如《金匱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第十四》的桂枝去芍药加麻辛附子汤,是《伤寒论》桂枝去芍药汤与麻黄附子细辛汤的合方。若仅从主症上去分析,两方无相同的主症,但于病机上却更多接近,皆有阳虚阴凝的病机要点。

依据证候特征与病机特点进行合方是并行不悖的,各自均有其优势所在。依据证候特征合方,有着更为直接、简明的特性,它要求病证与方证的相合,要求对症状的收集、掌握与甄别;依据病机特点来合方,可以弥补临床表现中症状不显著的欠缺,它要求对证候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而不拘于症状的相同,其灵活性显著,宜于更大范围中选择应用合方。然而在二者相对优势的背后又隐藏着各自的欠缺,即依据证候特征易造成合方时的拘谨,依据病机特点来合方易导致合方时针对性的不强。如果从逻辑学的角度来看,合方相合的依据,一是依据证候的外

延;一是依据证候的内涵来确定的。因而如何将二者灵活运用则需要反复地临床实践^[5]。

3 合方的原则

“方以类聚”,故一首方剂决非简单的药物堆砌,药物各司其职其间存在着“君、臣、佐、使”的关系。合方同样不是草率的方剂相加,其间同样存在着某些关系。何种方剂能相合为用呢?从原则上而言,凡两方或三方相合能更针对病证,能更好地发挥相合方剂的效用,均可合而用之。反言之,凡两方或三方相合后,使所合方剂的功能衰减,相合之方不仅不能产生功效的累加、协同,或出现新的功效,甚或产生毒性则不应合而用之。《伤寒论》4首合方能够提供给我们的应用合方的前提可以简单的归纳为:所见证候以单一方剂皆不能治愈;所见证候皆以表证为主;所见证候在治疗上不存在表里先后关系;相合方剂中不含“相反”“相恶”药物。我们将以上共同特点规定为应用合方的前提。

就象我们难以见到将发汗解表的麻黄汤与固表止汗的牡蛎散相合而用者,也难以想象将白虎汤与通脉四逆汤相合后的效果,因为此类合方难以从理论上进行阐述,也难以从临床中得到验证。如果相合方剂有“相反”药物配伍禁忌者,相合时亦应审慎。在没有确切的经验或理论指导前,还是让我们谨记《伤寒例》有关合方理论的论述,即“凡两感病俱作,治有先后,发表攻里,本自不同,而执迷意者,乃云神丹、甘遂合而饮之,且解其表,又除其里,言巧似是,其理实违。”

因合方相合方剂常为两首或三首,故不可能将方与方之间的关系比照药物间“君、臣、佐、使”去区分,但依据已有合方来看,合方中的方与方在所占比重上至少有主辅关系与对等关系的存在。

主辅关系,即在合方中所用方剂有以一首方剂为主,一首方剂为辅的关系。《伤寒论》中的桂枝二麻黄一汤是其代表,该合方以桂枝汤为主,麻黄汤为辅,重在调和营卫,发汗解表为其次;《伤寒直格》中的天水一凉膈半同此。

对等关系,即在合方中所用方剂难分主次,无论君臣,以一种平等的关系出现,《伤寒论》中的桂枝麻黄各半汤为代表,该方调和营卫与发汗解表同时重要,无轻重缓急之分,故该方发汗之力较桂枝二麻黄一汤为强,《伤寒直格》的天水凉膈各半汤同此。

这种关系的区别虽仅有依方剂用量多少而定者,忽略了某方在合方中所起作用 and 该方药力的强弱,但是,方剂所用剂量直接影响着其功效的强弱以

及在合方中所占地位。

4 合方中方与方间可能存在的“七情”关系

从中药配伍理论看合方中方与方间的关系,可能存在以下 6 种形式,即“相须”“相使”“相恶”“相畏”“相杀”“相反”。

4.1 “相须”“相使”

张仲景于《伤寒论》中对桂枝麻黄各半汤与桂枝二麻黄一汤所治病证分别做了如下之描述:“太阳病,得之八九日,如疟状,发热恶寒,热多寒少,其人不可呕,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发。……面色反有热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得小汗出,身必痒,宜桂枝麻黄各半汤”;“若形似疟,一日再发者,汗出必解,宜桂枝二麻黄一汤”。由此可见,“桂枝麻黄各半汤”与“桂枝二麻黄一汤”均有发汗解热之作用。然对此两首合方之发汗解热作用之强弱,张仲景并未作出详细说明。但由“以其不得小汗出”,可知其发汗解热作用并非峻猛,故后人多以此二方为发汗解热轻剂和微剂,其发汗解热作用似应界于麻黄汤与桂枝汤之间。“相须”“相使”关系可从方与方用量比例中看出,桂枝二麻黄一汤是其代表,该合方以桂枝汤为主、麻黄汤为辅,重在调和营卫,发汗解表为其次,两方关系当为相使;对等关系,即无论君臣,以一种平等的关系出现,《伤寒论》中的桂枝麻黄各半汤中所用方剂用量难分主次,该方调和营卫与发汗解表同时重要,无轻重缓急之分,故该方中方与方间的七情关系更侧重于相须。

4.2 “相畏”“相杀”

相畏是指一首方剂的毒性反应或副作用能被另一首方剂减轻或消除。相杀是指一首方剂能减轻或消除另一首方剂的毒性或副作用。合方中方与方间的“相畏”“相杀”在《伤寒论》中没有更多地论述,或者说我们也难以找到这样的合方。然而《金匱要略·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第五》的乌头桂枝汤却令我们见到一线曙光。乌头的毒副作用是尽人皆知的,桂枝汤对乌头的毒副作用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能否通过研究乌头桂枝汤来阐明乌头桂枝汤中桂枝汤减轻乌头煎毒性的作用,揭示两方间存在的相畏、相杀关系的存在?其结果尚待临床与实验研究的证实。

4.3 “相恶”“相反”

相恶是指两方合用,一首方剂能降低另一首方剂的功效。缘于张仲景所创合方意取相须相使者多,而鲜取其相恶者。但是一首方剂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我们可以通过不同药理作用的观察,来推断合

方中方与方间在某些作用方面的“相恶”。仍以桂枝麻黄各半汤与桂枝二麻黄一汤为例讨论。欲明晰桂枝麻黄各半汤与桂枝二麻黄一汤的镇痛作用必先对桂枝汤与麻黄汤的镇痛作用有一清晰地了解。因在桂枝麻黄各半汤与桂枝二麻黄一汤的原文中并未对此二方的镇痛作用有所记述。相反于麻黄汤主治病证中却明确写有“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桂枝汤之条文中亦有“身疼痛不休”的字样。但在桂麻合方中仅有桂枝麻黄各半汤言其“身必痒”,而决无有关疼痛的载录。此是否可以说明桂枝麻黄各半汤与桂枝二麻黄一汤镇痛作用比较轻微,其主治病证亦由麻黄汤主治的“身疼,腰痛,骨节疼痛”与桂枝汤可治“身疼痛不休”向治“身必痒”转移,而这种转移是否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桂枝汤与麻黄汤在镇痛作用方面有一种“相恶”关系的存在。实验结果可以说明桂枝麻黄各半汤与桂枝二麻黄一汤的镇痛作用轻微,桂麻合方中桂枝汤与麻黄汤在镇痛方面的关系出现了拮抗^[6]。当然为了观察方与方间的“相恶”关系,我们可以依据已知的经验刻意制造出有可能出现“相恶”关系的合方,如我们可以自拟白虎四逆汤观察强心与解热的作用,以得到四逆汤与白虎汤两方间的“相恶”关系。“相反”则是在合方过程中应极力避免出现的。

我们可以设想通过以下的工作来阐明张仲景合方中方与方间的“七情”关系:即以临床或实验的方法来揭示桂枝麻黄各半汤和桂枝二麻黄一汤中桂枝汤、麻黄汤在解热、平喘作用方面的相须、相使关系,在镇痛方面的相须或相恶关系;桂枝二越婢一汤中桂枝汤、越婢汤在解热作用上的相须、相使关系;柴胡桂枝汤与桂枝汤、小柴胡汤在解热、抗溃疡作用方面的相须、相使关系;厚朴七物汤与桂枝去芍药汤、厚朴三物汤在解热、泻下作用方面的相须、相使关系;乌头桂枝汤中桂枝汤减轻乌头煎毒性的作用,阐明两方间存在的相畏、相杀关系;桂枝汤与麻黄汤同为辛温解表剂,二者相合可以观测到“相须”“相使”关系;乌头桂枝汤为乌头煎与桂枝汤之合方,乌头毒副作用的减轻或消除,则可证明两方的“相畏”“相杀”关系;而对桂枝二越婢一汤与桂枝汤、越婢汤在解热作用,柴胡桂枝汤与桂枝汤、小柴胡汤在解热、抗溃疡作用,厚朴七物汤与桂枝去芍药汤、厚朴三物汤在解热、泻下作用等方面的观察,可以发现方与方相合后产生的“七情”关系。

5 合方的功效

合方的功效如何评估呢?相合之后的方剂是一

种功能的累加?抑或功效的协同?还是将产生某种新的功效?

5.1 功效的累加

毫无疑问,合方将具有相合方剂各自的效果,即合方的功效等于甲方与乙方功效之和。这种解释是人们最容易理解与接受的,同时也往往是合方使用者的初衷。例如由小柴胡汤和桂枝汤组成的柴胡桂枝汤,既能和解少阳,又可调和营卫,即是小柴胡汤和解少阳与桂枝汤调和营卫功能的累加。

5.2 功效的协同

合方能使相合方剂的功效间产生一种协同作用,即甲方与乙方相合后即有利于甲方功能的发挥,又有益于乙方作用的产生,两方合用有相得益彰之妙。如由四君子汤、四物汤相合而成的八珍汤,既能补气又可补血,变单纯的益气、补血而成气血双补。然“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血间互生互化,四君子之益气焉能不助四物之补血,四物之补血又怎能不助四君子之益气。

5.3 新功效的诞生

合方除相合方剂间的功效累加、协同外,是否将产生一种甲方、乙方均不具备的新功效呢?这是最令人费解困惑的。笔者认为:合方除对所合方剂功效的累加协同外,尚应诞生一种新功效。因合方毕竟是方剂加减变化的特殊形式,药物间的配伍亦产生了新的变化,故不能单纯地以功效累加或方与方间的协同来阐述合方的功能。如《金匱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第十四》治疗“心下坚,大如盘”的桂枝去芍药加麻辛附子汤,由《伤寒论》桂枝去芍药汤与麻黄附子细辛汤相合而成,而此二方皆不治水气病,亦少言二方有“化饮”之功。然相合后确能“化饮利水”,究其原因,可能源于方剂相合后药物配伍间出现了变化。

6 合方“先煎后合”与“先合后煎”之异同

张仲景制作合方的方法有“先合后煎”与“先煎后合”二种方式。“先煎后合”是指先将需要相合的方剂煎煮完毕,而后将所得药液混合在一起服用;“先合后煎”是指将要合的的方剂中的药物放置一起同时煎煮。这两种相合方式对合方的作用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桂枝麻黄各半汤与桂枝二麻黄一汤为例分析之。张仲景于《伤寒论》中并未对桂枝麻黄各半汤与桂枝二麻黄一汤采用两种制作方法的原因及目的作出清晰地说明,后世医家对此二方中桂枝汤与麻黄汤的关系亦见仁见智。不妨先看一下古人的论述。尤在泾于《伤寒贯珠集·太阳篇上》

曰：“夫既不得汗出，则非桂枝所能解，而邪气又微，以非麻黄所可发，故合两方为一方，变大制为小制，桂枝所以为汗液之地，麻黄所以为发散之用，且不使用药过病，以伤其正也。”柯韵伯于《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中说：“两汤相合，泾渭分明，……犹水陆之师，各有节制，两军相为表里，异道夹攻之义也。”在此，尤在泾说的是“先合后煎”，而柯韵伯论的是“先煎后合”。我们能否就此得出“先合后煎”所得合方的作用更趋相合方剂功效的“浑然一体”，而“先煎后合”则更趋于相合方剂“各行其是”？这样的断言不能下的过早，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先合后煎”与“先煎后合”所得“合方”功效应当存在着差异。

先从集合论的角度看“先合后煎”与“先煎后合”的差异。桂枝麻黄各半汤中桂枝汤与麻黄汤的关系可以用集合的形式表示，“先合后煎”的集合表示为：桂枝汤 = {桂枝、芍药、甘草、大枣、生姜}；麻黄汤 = {麻黄、桂枝、杏仁、甘草}。桂枝麻黄各半汤 = {桂枝、芍药、甘草、大枣、生姜、麻黄、桂枝、杏仁、甘草}。

根据同一元素在集合中多次出现应视为同一元素的原则，桂枝麻黄各半汤的集合可以写成：桂枝麻黄各半汤 = {桂枝、芍药、甘草、大枣、生姜、麻黄、杏仁}。“先煎后合”的集合表示为：桂枝麻黄各半汤 = { {桂枝、芍药、甘草、大枣、生姜}， {麻黄、桂枝、杏仁、甘草} }。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先合后煎”的桂枝麻黄各半汤是以桂枝、芍药、甘草、大枣、生姜、麻黄、杏仁为元素的；而“先煎后合”的桂枝麻黄各半汤是以 {桂枝、芍药、甘草、大枣、生姜}， {麻黄、桂枝、杏仁、甘草} 为元素的。在“先煎后合”的桂枝麻黄各半汤集合中桂枝、芍药、甘草、大枣、生姜、麻黄、杏仁不再是该集合中的元素，它的元素已由原来的“药”变成了“方”。可以认为：“先合后煎”与“先煎后合”的桂枝麻黄各半汤一不具备相同的元素，而决定一个集合是由其所含元素来决定的，不同的集合将具有不同的性质。

从已有的实验研究来看“先合后煎”与“先煎后

合”的桂枝麻黄各半汤其功效亦有不同。桂枝麻黄各半汤与桂枝二麻黄一汤中方与方间协同拮抗关系随着合方制法的不同有出现增强或减弱的趋势^[5]。桂枝麻黄各半先合后煎组镇痛效果为协同作用；桂枝二麻黄一先合后煎组为相加作用；桂枝麻黄各半汤组、桂枝二麻黄一先煎后合组镇痛效果为拮抗作用^[7-10]。

毋庸置疑，合方后拓宽了相合方剂的使用范围，较相合方剂中的任何一首方剂而言，合方的应用范围已被拓宽，单一方剂不足得到了弥补，毒副作用得以制约。合方的应用显然是为了更适应病人的体质与病证，体现了中医因人制宜、随证论治的精髓。

参考文献：

- [1] 贾春华, 王庆国, 战志华. 张仲景合方论[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1996, 19(6): 7-9.
- [2] 贾春华. 合方散论[J]. 辽宁中医杂志, 2003, 30(8): 627-628.
- [3] 贾春华. 合方研究[M].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03: 1.
- [4] 贾春华, 王庆国. 合方源流论[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3, 26(1): 16-17.
- [5] 贾春华, 王永炎, 黄启福, 等. 合方临床应用研究述评[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5, 28(5): 9-12.
- [6] 贾春华, 庞宗然, 杨鹤梅, 等. 桂麻合方解热镇痛作用的药效学研究[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04, 10(8): 32-34.
- [7] 郭玉成, 贾春华, 李静华, 等. 桂麻合方与方间抗过敏关系的药效学研究[J]. 时珍国医国药, 2005, 16(7): 577-579.
- [8] 郭玉成, 李静华, 贾春华, 等. 桂麻合方对实验性疼痛家兔血浆中环磷酸腺苷及前列腺素 E₂ 的影响[J]. 四川中医, 2005, 23(6): 26-27.
- [9] 郭玉成, 贾春华, 李静华, 等. 桂麻合方与方间镇痛关系的药效学研究[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05, 11(3): 64-66.
- [10] 贾春华, 庞宗然, 魏晓芬, 等. 桂麻合方发汗作用的实验研究[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04, 10(12): 19-21.

(收稿日期: 2006-03-21)